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梦着
你的
的
深情

席绢

A

新加坡的夜晚，灯火如炽。

韩纤凝就这样倚着玻璃穿沉思。窗外的夜空，满天星斗水云寒，她终于相信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不再是一种传说；只是她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登上这七十三层楼高的“指南针玫瑰”餐厅？

这餐厅的名字的确取得很美，这夜色也的确梦幻如诗，甚至这儿的气氛都的确浪漫得教人窒息，但最主要的，还是因为莫可刚的一句话：

“听说新加坡有一栋最多层楼的史丹佛酒店大厦，可以欣赏整个市区的夜景，虽然它不是全市最高的建筑，可是新加坡的男孩，却都以带着女朋友到那儿欣赏夜景为傲，尽管他们要花上每人最低十五块新币那么昂贵的消费，却仍是趋之若鹜，座无虚席。可惜我这趟去新加坡不能带你同行，不过我保证，等我们结了婚度蜜月时，我一定带你去‘指南针玫瑰’，实现我对你说过的每一句真心话。”

柔情系列

席 绢

那是莫可刚被邀请来新加坡制作音乐之前的一个晚上,在他租来的小屋里,用认真而诚挚的神情告诉她的。

他是一个爱玩音乐的作曲家,也是一个失意的穷小子,但他才华洋溢、气宇非凡,对韩纤凝而言,他是个“旷世奇才”,是个“音乐顽童”,更是个“摇滚精灵”。可是他的作品却一直不见容于台湾的流行音乐界,因此,他始终家徒四壁、两袖清风、一贫如洗;幸好他有丰富的智慧、满脑子的灵感,还有一颗热忱和不气馁的雄心。

终于,他的“天才”还是被发掘了,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的总监邀他去制作一张大碟,包括所有词曲的创作和编写。

很快的,十个工作天过去了,就在莫可刚要回台湾的前一天,他从新加坡打来了国际长途电话,兴奋的在电话那头对她说:

“纤凝,真高兴明天就要回去和你见面了。在这里的日子,真有说不刀的写意,尤其每天坐在指南针玫瑰里,创作的灵感就源源不绝,就连唱片公司对我的作品都满意极了,他们甚至还跟我签了六张大碟的制作合约,看来,我就要脱离贫困的日子,也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。我想,你那商界富豪的父亲,再也不会看不起我这个一无所有、放浪形骸的音乐乞丐了。”

可是两天后,莫可刚并没有回到台湾,也没有任何消息,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不知飘向何处?

他整整失踪了三个月。

在这三个月里，每一分钟对韩纤凝来说，都是一种无形的煎熬。她不明白，莫可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也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消失？好几次，她拨了越洋电话和传真到新加坡的唱片公司，所得到的答案永远是“已如期返航”，这把她的心都引得绞痛了起来。

已如期返航？那么可刚呢？她想，他对她深情如海，是没有理由不回台湾的。从小，他父母离异，他和整天酗酒的父亲住在贫民区里，相依为命。直到十九岁那年，他的父亲因为酒精中毒身亡，他才从那个黑暗而贫穷的地方逃开来，一边工作一边念书，让自己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业。他早已没有“家”了，只有他租来的那间小屋，才是他的世界、他的天堂，如今人去楼空，音讯杳茫，只剩下一室的冷清和孤寂。

她想到了去出入境管理局查询，才发现，莫可刚根本没有“入境”的纪录，蓦的，一股不祥的预兆，在她心头狂跳不已。于是，她匆匆收拾行囊，人影孤单的来到了新加坡。

她每天穿梭在街道上，企盼会有奇迹出现，甚至每个夜晚，她总是会来到这栋大楼里寻找，把自己深深的蜷缩在指南针玫瑰的冷空气里。

今晚，她又来了。一样的灯火，一样的星光，一样的失望和灰心，只是她脸上的哀愁更深了，深得就像窗外的夜

色，黑黝黝的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一个女孩的声音骤然在她耳畔响起，她愕然的转过头去，正好看见领台小姐站在她的面前，礼貌而笑容可掬的说：

“我们餐厅已经客满了，就剩下这儿有个位子，你是否愿意让这位先生与你同桌？”

她轻轻颌首，一笑，才发现她的对面早已经坐上了一个男人。她闪动一下睫毛，重新把眼光停留在窗外的云天深处。

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她一动也不动的坐在那儿，任时光流逝，任思绪飘飞。一下子，她又想起了莫可刚，想起了他们的相遇，想起了他们的欢笑，和想起了他们的悲哀……那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虽然她一直生长在华丽的巨宅里，过惯了那种呵护备至和娇生惯养的生活，可是她却爱上了他的“不凡”，爱上了他的“贫穷”，甚至爱上了他的一切一切……

一时之间，她的眼泪竟潜然的滑落下来，迅速濡湿了衣襟。

她不知夜有多浓了，远方的灯火，依旧明媚，可是人儿呢，又在何方？她的心更痛了，只是喃喃的在心里小声说：

“指南针玫瑰呵指南针玫瑰，如果你真的能指引方

向、指引迷途,那么请给我一条生路,让我找到可刚吧!”

不自觉的,新的眼泪又涌了上来,她就这样一任泪水直奔而下,泪洒成河。

蓦然,一条素白的,干净的,男性的手帕送到她的面前,她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定睛一看,竟然是坐在她眼前的那个男人,他正睁着一双深眉大眼,讷讷的望着她。

“我想,”他开口了,声音低低的,带着磁性的说:“你一定需要这条手帕?”

她不语,只是用一双带雾的眸子,轻轻的抬眼看他。

“哦!”那男人很快明白了她的顾忌,他自嘲的笑着说:“我真是该道歉。看来是我的鲁莽吓坏你了,不过,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的好意,我绝不是坏人。”

“不。”韩纤凝急了,她怔怔的说:“该道歉的是我,是我不该在这么美,这么浪漫的地方,把你的情绪都破坏无遗。”

“如果你真要道歉,”他说:“那么就把你的眼泪擦干吧!”

不知怎的,她竟被他的诚意感动得不知如何自处,只是静静的接过那条手帕,把脸上的泪痕都抹去。

“看来你一定发生困难了?”他又说,眼睛锐利的凝视着窗外的挂的星芒。“假如我没有猜错,你肯定是从台湾来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她说,终于看清楚眼前那男人,他有一张很

年轻的脸庞，深而有致的轮廓，配上浓浓的眉毛、大大的眼睛、高挺的鼻梁，还有薄薄的唇，以及那一身雪白的衬衣，看起来是那么的玉树临风，那么的聪明慧黠，和那么的潇洒不羁。“我的的确确来自台湾，也的确确有了困难，所以我来了这里，只是为了要找寻一个人。”

“找谁？”他问。

“一个我深爱的男人。”韩纤凝说，眼睛再度凝视着窗外的星光。“他突然不见了，就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一样，我完全找寻不着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他有些惊讶的。“他在这里失踪了？”

韩纤凝点点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又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眼泪瞬间又来了。“我完全不知道，否则，我也不会千里迢迢而来，把自己弄得这样憔悴不堪，我真的好害怕、好害怕他发生意外，遭到不测。”

“别急！”他诚恳的说：“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，或许我能帮上你的忙，因为我在旅行社上班，拿的是导游执照，经常要带团在市区里东奔西跑，说不定我真的能帮你把人找回来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燃起一丝希望问。

“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帮你找到人，但是，最起码在地缘上，新加坡我比我熟，总比你这样盲目而不知所措的寻找要事半功倍。也许你还没找到人，自己却先累倒了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?”

“收起你的眼泪和忧伤吧!”他说:“即使你的眼睛里写满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的坚定,但你还是必须先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,还要有一颗怀着希望的心,你懂吗?”

“可是,我怎么能不心急?怎么能不惶恐?”她哑着声音说:“可刚就这样毫无理由的消失了,也把我的铄怒哀乐全都带走了,早知道如此,我就不该答应让他来这里制作什么鬼音乐。”

“音乐?”他恍然明白的说:“他是个音乐家吗?如果我没有听错,那么可刚就是他的名字了?”

“没错。”韩纤凝说:“他就叫莫可刚,美术大师莫内的莫。虽然他还谈不上是个音乐家,可是,谁敢保证他未来不是?就因为他对音乐的疯狂和天才,他才被邀来这里制作流行音乐,而当所有的工作都结束时,他却没有回到台湾。”

“你找过新加坡的唱片公司吗?”他看着她眼睛里的微光说:“他们怎么说?”

“他们说可刚已如期离开新加坡了,临行的前一晚,还为他举行饯别酒会。”韩纤凝鼻子酸酸的说:“但是我查过了,可刚根本没有入境台湾的纪录,换句话说,他人还在新加坡。”

“也许他有亲人住在这里?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韩纤凝迭声的说：“可刚是莫家的独生子，早就没有亲人了，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改嫁，不知去向，而唯一的父亲，也在他考上大学那年病发而死；所以，他没有留下来的理由，甚至不给我任何消息，因为，我相信他对我的一片真心，尤其在我父亲强烈的反对我们交往时，他也从未退却过。”

“既然你们如此相爱，”他好整以暇的问：“你的父亲为什么要反对你们在一起？”

“只因为他的贫穷。”韩纤凝深深抽口冷气说：“我完全不怪父亲，毕竟天底下，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的，只是父亲不了解可刚，不了解他有满脑子的思想和智慧，不了解他有满身的理想和才气，还有好多好多细数不尽的优点，这些全让父亲蒙蔽了。幸好还有小妈支持我，她看出可刚对我的诚意，看出我们的真心相爱。”

“小妈是谁？”他问，啜了一口侍者送来的粉红色调酒。

“她是我父亲的姨太太。”韩纤凝说：“我妈很早就死了，因此，我一直叫她小妈。她待我很好，也常是我跟父亲沟通的桥梁，还有她也懂得可刚的音乐，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才，说他只是时运不济，叫我不要灰心；终有一天，父亲会接纳可刚的。”

她停了停，抬头斜睨了他一眼。

“可是，老天似乎有意在跟我开玩笑。好不容易，可刚

柔情系列
席 绢

才被发掘，正要展露头角，却突然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灾祸，他又怎么会行踪不明？怎么会弃我不顾？”

“看来，你的问题很复杂。”

“不是复杂。”韩纤凝无奈的说：“而是毫无头绪。我已经找了一个星期，从码头、车站、港口、街道，到地铁，甚至植物园和每一个他可能出现的地方，我都找遍了，却始终毫无展获，只有失望一次又一次的袭击着我。”

“或者，”他沉静的说：“你可以去圣淘沙试一试？”

“那没有用的。”韩纤凝紧紧的握着手的那条手帕说：“除非可刚对我不在乎，否则，他不会完全漠视我的感觉，无缘无故从我身边消失。我想过了，他的失踪，是一种无心，是一种突发状况，也必然是有原因的。”她恍然大悟般的睁大眼睛。“因此，我终于明白你的话是对的，我不能再这样盲目且不知所措的寻找下去，要不然，我的意志还没垮，我的身体已无法负荷了。”

“对！”他挺起身子，正色的说：“你应该先把可能失踪的原因分析出来，再缩小范围，这样找起人来就容易多了。”

“但是，”韩纤凝低着头，啜嘴的说：“我害怕找出来的结果，会比我想像的还要糟。”

“所以，你必须建立信心，不能给自己任何压力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指南针玫瑰吗？”

韩纤凝摇摇头看着他。

“因为我失恋了。”他脸色凝重的说：“我承认那种滋味不好受，但我更知道，我不能因为失恋就灰心丧气，失掉信心，这样的日子我铁定会更苦，更难收拾。我想，既然我已遭受了不幸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的未来也跟着陷在不幸里？因而我来了这里，只是想忘记伤痛，想找寻让自己快乐的因子，可以繁殖更多更多的小因子，最起码，要把悲伤减低到最小的程度，那我就别无所求了。”

“那么告诉我，”韩纤凝闪动着睫毛问：“你找到快乐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转头看着窗外。“你看，夜空里的星星，如此的灿烂迷人，如此的浪漫瑰丽，而每一颗星星里，就好像蕴藏着一个故事。想一想，光是分辨它们的位置和方向，就已经够忙的了，怎么还会有心思去想那些悲伤的事呢？”

“可惜我没有你的豁达。”韩纤凝说：“你不会了解我跟可刚的感情……不过，我仍旧要感谢你的一番好意，你的话，真的让我受益良多。”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。“请你放心吧，为了可刚，我会好好珍惜我自己。”

“难道你预备这样下去？”

“事实证明，我还未有绝望的理由，不是吗？”韩纤凝努力的看他。“就像你的失恋也并未让你对这个世界绝望一样。只要还有一点曙光，我就不会放弃寻找可刚的。”

“看样子，”他叹气的说：“我被你的真情感动了，不论尔后你有什么困难，就来找我吧！哦，”他停了一下。“我叫甄梓奕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他把一张小纸卡送到她的面前。

韩纤凝接过那小纸卡，透着薄薄的光线，认真的审视那上面印刷的铅字。那是一张折叠式，且设计精美的蓝色小卡片，在右下角用烫金嵌上了一片小小的槐叶图案，她立刻弄清楚那槐叶的涵意，抬起一双充满水意的眸子，灼灼灿灿的望着他。

“怎么？”甄梓奕突然笑了，说：“你还是没有放下对我的警戒？还一直认为我不怀好意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！”韩纤凝迷蒙的回过神来，讪然的说：“你是个好人，只是，对于可刚我很难释怀，但我已经从你的一番话语里，学到怎样让自己变得自在。最起码，我已不再掉眼泪了。”她凄楚的一笑。“哦，我也该走了，夜已经好深好深，我想，可刚今天是不会出现在这里了。”她猛然站起身来。

甄梓奕慌忙叫住她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韩纤凝愣了愣。

“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。”她说，眼睛仍旧一片灰暗的看着他。“所以，我只好回去饭店，整理我纷乱的情绪，还有……接受明天的来临。”

“那么我送你回饭店。”甄梓奕不经意的脱口而出。

“不。”韩纤凝摇摇头。“我不想欠你太多人情，也不想把我的悲伤传染给你。对我而言，你就像这餐厅的名字，已经是一个最好的指南针了。还是让我一个人静静的走吧，别让我再多一层负担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好。”甄梓奕耸耸肩，微笑的说：“我不勉强你，不过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笑的样子很好看。”

韩纤凝的粉颊不禁涨满红晕，她低下头去，竟又和他的眼光接触；那眼里，仿佛有着无数的诚恳和关怀，仿佛有两簇小火焰在指引着她的迷途。不知怎的，她竟感动得让泪光在眼睛里打转。她眨了眨眼睛，头也不回的走出那昏暗的世界，坐上电梯直奔而下，让自己徜徉在街灯迷蒙，繁华累累的街道上。

直到一阵晚风吹来，她才发现，手里竟紧紧握着甄梓奕那条已经被她弄湿的手帕

B

午后，阳光灿壮的照耀在红灯码头。

韩纤凝落寞的走在安德森桥上，看着街车来来往往，飞驰而过，她的心也跟着茫然了起来。她不知道自己这样走了多久、多远、多长，只是迷迷糊糊的沿着新加坡河而走，一路上，她走过了皇后广场，走过了国会大厦，也走过了这条像雪般发亮的白色铁桥。

她第一次感觉，路好像没有尽头，可以直到天涯，直到海角，却不能直到可刚的心里或梦里。不由自主的，望着这闪闪波动的河水，她心中直觉一阵莫名的剧痛，竟想起了台北、摆渡，以及关渡大桥。

她记得那也是个秋天的黄昏，山映斜阳天接水，可刚忽然心血来潮的带她去坐渡船，就在那微风吹动的水面上一路行来，点点寒烟，点点流云，真是美丽极了。而拱桥上，也车声隆隆，人烟往来，还有几许野雁在水云之间飞舞着，也就在那一天，她才发现他原来并不“贫穷”，他有着人类最丰富的才情、性情，和风情；也就在那一天，在夕

阳轻泄的水湄，他用简谱为她写下了一首歌，并且，在小船划动的桨声中轻轻唱着：

水汪汪的眼睛闪亮亮，
好像春水儿荡漾，
红红的唇瓣比酒香，
不喝也要醉梦乡。
姑娘哟姑娘，
流浪到何方？
云做衣裳巧梳妆，
别把心事儿藏，
且看人间多少地老天荒，
唯有真情比流水长。

她一直没有忘记那首歌的名字叫作“水姑娘”，也没有忘记可刚的真情流露，是天地为凭，日月为证的。

如今，一切已不复再，而可刚，也依稀随着漫漫荒烟，随着白云流水不知去向，只是把一切的蚀骨之痛留给她，让的心肺和神经都悄悄的扭绞着，也让她的思绪不停的随风飘，随风飘，随风飘……

她茫然而胡乱的走着，差点跌到车海里。

蓦然，一只手臂牢牢的把她从背后抓住，她一阵惊愕，才从踉跄中站直了身子。转向头去，却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孩，直直的站在她的面前，脸上仍旧是一片深不

可测的诚恳，仍旧是那么的细腻感人。终于，她认出他来了，那玉树临风的身影，那深情似梦的脸庞，居然是在指南针玫瑰碰到的甄梓奕，她有几秒钟的无措和愕然。

“看来，你还是没有从昏乱里平静下来。”首先，甄梓奕开口了，他静静审视着她一脸的憔悴和不堪，哀声叹气的说：“你非得把自己弄得失魂落魄不可吗？”

韩纤凝不语，眼底尽是一片愁云惨雾。

“哎！”甄梓奕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。他于心不忍的说：“你知道你刚才差一点撞到车了吗？”

韩纤凝依然不说一句话。

“听着。”甄梓奕突然被她的苍白吓了一跳，他有些怜悯的说：“不管莫可刚是不是真的消失，也不管这是不是世界末日，你都没有理由这样颓废下去。”

韩纤凝的眼泪骤然滑落了下来，她啜泣的说：

“我不想这样消极，可是，我放不下可刚，毕竟你不是我，无法明白我此刻的心情，是如何如何的纷乱。”

“没错，我是不懂。”甄梓奕没好气的说：“但是，看着你的脸色白得像蜡似的，看着你不要命一般的横冲直撞，就已经教人胆战心惊了。”他环顾四周。“来吧！你必须好好的休息一下，让你的脑筋清醒清醒，要不然，你再撞车，就没有人可以救你了。”

于是，他一古脑的把她带到河堤下的一处绿荫里，正好可以看见码头上那座白色的鱼尾狮像，以及河口上停泊的渔船。

当她一接触到甄梓奕的眼睛，她的泪水就掉得更急、更狂乱。然后，她匆匆从背包里抽出一条手帕，迅速的擦去脸上的泪痕，才发现那是上次在指南针玫瑰忘了还他的手帕，她的泪水瞬间停了，抬起头来，迷蒙的说：

“对不起！这原本是要还你的手帕，现在却又让我给弄湿了！”

“别急。”甄梓奕安慰的说：“你还是留着吧！别为了区区一条手帕挂意，看你了无挂碍的样子，我根本没帮你把眼泪一起赶走，是不是？”

韩纤凝闭了闭眼睛，眼角又溢满泪珠。

“那么，”甄梓奕又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试着照我的方法去做？”

“我试过了。”韩纤凝灰心丧气的说：“可是我完全找不到可刚失踪的原因，愈想我的心就愈狂乱，除了寻寻觅觅，我是别无他法。所以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这是老天爷对我的一种考验，那也就算了，可是这偏偏不是，它真的安排让可刚从我的世界里消失，要把我推到地狱里去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只知道距离上次见你，你整整瘦了一圈，也更让我明白你对莫可刚的感情，只是，你的自信心呢？还是你向命运低头了？”

“不。”韩纤凝突然振起了身子，她急切的说：“我绝不投降和绝望的，如果你也认识可刚，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好